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

主 编 单晓娅

副主编 张冬梅 彭珊 陈旖 钟良晋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贵州财经学院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贵州财经学院引进人才科研项目
资助出版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

主编 单晓娅

副主编 张冬梅 彭珊 陈旖 钟良晋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 单晓娅主编.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2-2547-4

I. ①贵… II. ①单… III. ①生态文明 - 建设 -
研究 - 贵州省 IV. ①X321.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434 号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编 者: 单晓娅 主编

出版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军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装帧设计: 天隆文化 责任印制: 曹 清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责编),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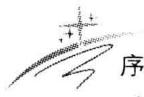
开 本: 690×975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547-4

定 价: 28.00 元



序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学界引入了生态文明的范畴并对这一范畴的思想内容展开了讨论。根据检索结果，研究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相关的研究论文共有 2000 余篇，专著 10 余部。研究内容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文明内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占 87%，二是关于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占 2%，三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的研究占 11%。在对外国文献的检索中（CALIS 西文期刊目次库等）发现，外国文献没有直接涉及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研究，但是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等相关研究较多，这些对本书的研究也有支撑作用。这类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引申出来的，而从经济学角度和区域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以技术革命为背景，以科学技术为内涵，以高新产业为特征，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社会的转变。而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生态文明早在工业文明时代就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立国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抉择。继物质资本之后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社会高速发展的生态文明成为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原动力，在客观上成为了经济学不得不加以重点关注的关键要素。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立足国情省情，通过多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探讨基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基础。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探索生态文明从理念和理论转变为指导经济社会实践行动纲领的实现途径，构建贵州省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框架。

剖析生态文明区域实现的基础条件、机制模式、问题障碍，提出对策建议，可以作为完善贵州省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和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依据，可以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与有针对性的区域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本书研究的意义是研究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国家战略实施的需要，

又是贵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环发矛盾的需要。因此，深刻理解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在总结贵州生态环境工程实践的基础上，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对贵州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进行诊断、分析，探讨贵州建设生态文明的机制和途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生态发展战略从提出战略构想到构建战略框架，再到逐步完善，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动态过程，需要用战略管理的思想，利用战略管理的工具对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和不同层面进行监控，从而不断发现问题、找出矛盾与障碍，不断完善国家战略。本书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立足国情，研究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基础；研究如何构建适合贵州省情的生态文明战略框架；研究生态文明战略管理的工具和机制；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条件和基础的差异性、实现途径的差异性以及存在的困难障碍；借鉴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成果，提出完善贵州生态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

本书研究的总体目标是研究具有贵州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特殊道路。通过研究不同类型地区实现生态文明的共性与差异性，找到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提出完善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建议。具体目标包括：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框架、构成及主要内容，省级层面实施的一般途径与区域实现途径。研究对生态文明积极成果与进步过程进行评价的方法与指标体系，并用来对贵州生态文明现状以及区域生态文明现状进行评价，摸清战略实施初期的原始状况，便于战略实施中的对比与改进。按照不同区划方法，探讨不同空间层面的区域实现生态文明的基础条件、机制模式、难点障碍，探索差异化的实现途径。提出完善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建议。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的视角出发，在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上力争做到“六个结合”：

一是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课题研究的框架与内容设置主要基于规范分析，而模式归纳、问题分析、对策研究等则更多来自实证研究，或是二者的结合。二是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课题采取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剖析国家战略在区域实现中的难点与障碍。三是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课题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突出定量研究，着力构建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成果与进步进程的指标体系，并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进行评价。四是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课题研究立足于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学



习、借鉴与思考，并对不同类型区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合问卷调查、访谈、会议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和信息。五是整体研究与重点研究相结合。生态文明既要在国家整体层面实现，又必须落实到差异化的国土空间，因此，整体研究和重点研究相结合是课题采用的主要方法。六是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课题广泛采用基于时间序列的纵向分析与基于空间序列的横向比较分析方法，以从不同侧面反映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区域实现。

本书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以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为指导，深入剖析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区域实现的内涵，总结反思贵州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的经验，从组织实施机制、动力机制、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构建贵州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区域实现的机制。试图探索性地构建贵州生态文明发展区域实现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研究其实现机制，从生态文明观念的培育和巩固，生产、消费环节的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体研究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途径。

我和单晓娅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我深知其专业知识的深度，开拓进取与钻研创新的能力，更有感于她对学术的热爱与不懈追求。现在她已经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共 38 篇，主持、主研、参与的国家、省级课题项目 25 项；专著 3 部，合著 3 部。这本著作是单晓娅学术生涯的继续，我相信她一定会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努力，不断进取，取得更大成就。

邓 玲
2011 年 5 月



目 录

序	(1)
1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1)
1.1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界定	(1)
1.1.1 生态与文明	(1)
1.1.2 生态文明的哲学内涵	(8)
1.1.3 生态文明的经济学内涵	(23)
1.1.4 生态文明的社会学内涵	(32)
1.2 生态文明的提出与理论述评	(34)
1.2.1 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	(34)
1.2.2 我国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	(39)
1.3 国内外有关生态文明理论的借鉴	(42)
1.3.1 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论述	(42)
1.3.2 西方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45)
1.4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53)
1.4.1 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	(53)
1.4.2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	(60)
1.4.3 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	(63)
1.4.4 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协调与永续发展	(65)
1.4.5 启示	(66)
2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特征	(68)
2.1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68)

2.1.1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68)
2.1.2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省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	(69)
2.1.3 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我省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	(70)
2.1.4 生态文明建设是探索符合我省区情的内生式特色发展道路	(71)
2.2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特征	(73)
2.2.1 战略性	(73)
2.2.2 超前性	(73)
2.2.3 主动性	(74)
2.2.4 系统性	(74)
2.2.5 阶段性	(75)
2.2.6 开放性	(76)
3 贵州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及其评价	(77)
3.1 生态功能区建设评价	(77)
3.1.1 生态示范区建设评价	(77)
3.1.2 自然保护区建设评价	(78)
3.2 水环境保护评价	(82)
3.2.1 贵州省主要河流水质变化状况	(87)
3.2.2 贵州省主要湖库水质变化状况	(94)
3.2.3 地下水保护评价	(97)
3.3 大气环境保护评价	(100)
3.3.1 贵州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变化分析	(102)
3.3.2 贵州环境空气质量综合评价	(106)
3.4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评价	(109)
3.4.1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评价	(109)
3.4.2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评价	(110)
3.5 环境污染事故与环保投入评价	(110)
3.5.1 环境污染事故评价	(110)



3.5.2 环保投入评价	(111)
4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机制	(113)
4.1 构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实施保障机制	(114)
4.1.1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115)
4.1.2 完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	(116)
4.1.3 构建生态文化体系	(119)
4.2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	(121)
4.2.1 深化投资体制,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投入	(121)
4.2.2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122)
4.2.3 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扶持体系	(131)
4.3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估反馈机制	(131)
4.3.1 健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131)
4.3.2 加快建立区域生态价值评价制度	(133)
4.3.3 完善环保公众参与机制	(134)
5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	(136)
5.1 生态文明理念的培育和巩固	(136)
5.1.1 积极倡导生态道德、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	(137)
5.1.2 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指导性	(138)
5.1.3 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力度和扩大宣传面	(138)
5.1.4 设立和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机构,巩固和推广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	(139)
5.2 生产环节的生态文明建设	(139)
5.2.1 实施环境分类管理,逐步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140)
5.2.2 发展循环经济,切实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	(141)
5.2.3 建立相关体制机制,保证生产环节有序运行	(142)
5.3 消费环节的生态文明建设	(144)
5.3.1 转变“重生产、重技术、轻消费”的观念	(144)
5.3.2 积极推动绿色消费	(144)
5.4 产业结构的生态文明转型	(146)
5.4.1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146)

5.4.2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	(147)
5.4.3 大力保护生态环境	(149)
5.4.4 大力运用绿色技术推动转变	(150)
5.4.5 积极探索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新模式	(150)
6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	(152)
6.1 不断完善政策法规	(154)
6.1.1 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154)
6.1.2 提高立法质量	(155)
6.2 拓展投融资渠道	(155)
6.2.1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156)
6.2.2 提高领导干部投融资工作水平	(157)
6.2.3 创新政府投融资体制	(157)
6.3 先进技术支撑	(159)
6.3.1 鼓励引进先进技术	(159)
6.3.2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160)
6.3.3 促进传统技术更新换代	(160)
6.3.4 强化先进技术的应用	(160)
6.4 加强宣传教育	(161)
6.4.1 注重教育,增强生态文明理念	(161)
6.4.2 强化宣传,营造生态文明建设氛围	(162)
6.4.3 开展生态文化活动,培育生态文明理念	(162)
6.4.4 注重生态宣传、思想工作	(163)
6.5 扩大对外合作	(164)
6.5.1 加强交流合作	(165)
6.5.2 拓展项目合作	(165)
6.5.3 发展生态化的对外贸易	(166)
7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	(168)
7.1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方法借鉴与启示	(168)
7.1.1 相关的评价体系	(168)
7.1.2 相关的指标体系	(177)



7.1.3	借鉴与启示	(180)
7.2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184)
7.2.1	指导思想	(184)
7.2.2	主要原则	(185)
7.2.3	基本方法	(185)
7.3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87)
7.3.1	评价体系基本框架设计	(187)
7.3.2	具体指标设计与选择	(188)
7.4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拓展研究	(191)
7.4.1	指标值研究	(191)
7.4.2	发展指数分析及评价	(203)
7.4.3	进步率分析	(206)
7.4.4	结论	(209)
7.5	建议	(210)
7.5.1	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森林生态保护监测体系和服务功能建设	(210)
7.5.2	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坚定不移的实行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	(210)
7.5.3	推行石漠化专项治理工程	(210)
7.5.4	应多方面进行酸雨治理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14)
	后记	(221)

1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1.1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界定

“生态文明”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认识进展和主客观观念的变迁。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十七大报告则更明确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还指出“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标志“生态文明”概念在中国正式形成并以文本的形式得以固化，在主流话语层面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的把握仍然是一个学术难题，我们不妨从横向联系和纵向梳理中对概念本身进行层层剖析。

1.1.1 生态与文明

“生态文明”是一个组合词组，由“生态”和“文明”组成。尽管其意义并不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这一等式就能够囊括的，但“生态”和“文明”的内涵仍然是领会“生态文明”要义的基础。“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保持～平衡”^①。“文明”通常有三层意思：一是文化：物质～。二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成果〕：～国家。三是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结婚/～棍儿（手杖），这是生态与文明的现代普通内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30页

但作为专业术语，它们各自还有特殊的内涵。^①

（一）“生态”的生物学含义

“生态”，顾名思义就是“生命状态”，动植物和微生物等生命体的存在方式及活动状况是生态的基本生物学含义，除此之外，“生态”还有一个重要内涵，那就是生命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命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采用如下定义：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生存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这个定义符合生物学的基本要求，原因如下：罗素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关系的探讨构成了科学，生物学也不例外，只不过它与其他学科相比，研究对象不同，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生命现象以及与生命现象相关的各种因素，生物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是建立在人类对生命个体及其相关因素的关系认知基础之上的，因此，“生态”的生物学涵义不能撇开生命个体之间、生命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生命个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传统普及型学科的生物学起初并未把“生态”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和学科构成的主体，而是先关注孤立的个体，然后才探究个体与周围的关系。生态有一个基本的生物学含义，那就是顺其自然，让天然存在的东西自生自灭，俗话说“天意不可违”。人对自然不可有太多的贪欲，自然给我们什么就是什么。生物学有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对生物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建立在对生物的“关注”基础之上，这种关注就是作为生物重要研究方法的“观察”，是毫不干预地在旁边“看”，生物学家最先看到的总是孤立的生命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存在的空间、发生的频率以及表面特征等等。

随着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发挥出来，生物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但是，人类因自然而生的成就感使人类由自信到自负，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也日益膨胀，企图把庞大的自然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间。人类显然打错了算盘，对地球无休止的掠夺和开采带来旱涝灾害，过度砍伐造成沙尘暴的肆虐；农药残留物导致鸟不飞、鱼不游、玩耍的孩童倒地猝死的惨状；房屋侵占农田使粮食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为了提高单产只得使用农药，恶性循环正在蔓延；有的国家片面追求工业规模和经济总量而不择手段，将破坏神经的药物投入市场，以刺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19页



人们的消费欲望；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直接诱因。

总之，健康和环境问题日趋显著，传统生物学的分支逐渐细化，专门的生态学应运而生，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专门研究生命体相互关系的生态学。生态现象古已有之，生命一旦产生，就面临周围环境，面临各种关系，生态学是随生态现象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有人说生态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不但研究生命现象，也研究为生命延续提供动力的物质、精神及文化等非生命现象。

欧阳平凯主编的《生物科技辞典》中没有“生态”的定义，也没有“生态文明”的定义，更不可能有“文明”的定义。但从其中近相关的“生态学”定义不难看出：“生态”可以理解为“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生物与它们的约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①。这里的“约界”有“制约和限制”的意思，相关的“生态环境”、“生态平衡”、“生态系统”以及远相关的“生态化学”和“生态效应”等概念也为这一定义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提供了佐证：

生态环境——生物体周围生存空间的各种生态因子的总和。生态因子包括生物因子（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和非生物因子（阳光、空气、水分、温度、土壤等）两大类，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综合而成生态环境。

生态平衡——又称自然平衡。指环境系统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态平衡关系。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引起生物形态构造、生物活动、化学成分、遗传特性和地理分布的变化，而生物为了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必须调整自己、建立新的动态平衡。

生态系统——在特定的空间中由互相依存的生物系统（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与其生存环境所共同组成的统一整体系统。分为陆地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原、荒漠、农田、城市、工矿区等自然和人工系统）、淡水生态系统（包括湖泊、河流和水库等）、海洋生态系统（包括河口、浅海、大洋、海底等）。

这三个概念都把“生态”定义中提到“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成立的先决条件，“环境”是各种关系形成的氛围，“平衡”是各种关系势均力敌的状态，“系统”是各种关系综合汇集，知识就是对关系的探讨，其成果按照特定逻辑组合起来就构成各种专门的学科体系，因

^① 欧阳平凯主编，祁嘉义、张玉彬校订. 生物科技辞典 [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第 570 页

此各种生命现象的相互关系是生态的基本生物学含义。远相关的“生态化学”、“生态效应”等概念提醒人们可以把系统论引入“生态”的生物学定义：

生态化学——用化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化学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化学行为、变化规律及其生态效应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目前尚无确切定义与内容界限。

生态效应—人类活动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引起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或不良影响的现象。英文中“生态学”是 ecologic。由“eco”（“生态”的词根，也是“经济的”、“节约的”的头三个字母）和“logic”（…学的）组合而成。综合英汉词汇意义，本文将“生态”的生物学涵义界定为：生命体在各种环境因素中，按照节约的原则，相互作用下所呈现的系统整体状态。

（二）“文明”的文化学含义

“文明”字面意思是“文字”和“光明”，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有文字的朗朗乾坤，它与“文化”在词源上很接近，有共同的文字“文”。“文化”即“用文字教化”。“文明”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文化”，如：物质文明。“文明”的另一个含义是指“人类社会已进入开化状态，与‘野蛮’相对”^①。可见“文明”与“文化”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等同，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能。与“文化”一样，“文明”也具有多义性，很难界定，尤其是它与“文化”经常混用，导致“文明”的歧义和模糊。文明可以定位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也可以定位于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还可以定位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况。

犹太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中对“文明”与“文化”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不同民族对此有不同的界定，在不同的语言中，二者的区别也不同。基于德语教育背景，埃利亚斯认为，在德语中，“文明”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次一等”的价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人们用“文化”而不是用“文明”来表现自我，来表现那种对自身特点及成就所感到的骄傲。可见，“文化”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成果，理解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他还比较了西方世界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差异，并得出结论：“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是很不相同的。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

^① 新华词典编纂组编. 新华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第 879 页

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起他们的“文明”。^① 这种民族意识与费孝通先生强调“文化自觉”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族的自觉意识，因此，“文化”应该在特定民族语境中被认知，在人类学的概念里，“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的总体，而民族或群体是可大可小的。现在的全球化理论家或文明冲突论者谈论的“文化”或“文明”，往往与世界地理意义上的五大洲的少数几种文明类型有关。^② 费先生不像埃利亚斯那样将“文化”与“文明”进行严格的区分，不过他对“文化”的界定不失为一个权威的说法：“文化是人对自然的加工。^③” 英文中“文化”(culture) 和“自然”(nature) 有共同的词根，也说明文化来源于自然，是对自然的培养(cultivate)。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尔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他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同时把人的一言一行都纳入文化的范畴，与“文明”之间并无明确的疆界，赫尔德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文化的社会属性，与费孝通的观点互为补充，形成文化完整的阐释。美国社会学家 L·布鲁姆和学者 F·R·鲁特在定义文化时，也强调文化是人类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方式。但这些定义并不适用于本文。归纳起来就是：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它本身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关系，是人用符号对自然进行编码、教化和培育。文化有时与知识相通，比如说一个人有文化，就是指这个人有知识；而文明是人类的各种生存方式，它与礼貌、礼仪相连，比如“文明礼貌”，“讲文明、懂礼貌”等等。但是，当前“文化”一词被滥用，吃喝拉撒都被称作“文化”，如饮食文化、旅游文化、厕所文化……，其实，这些情况都是把“文明”当作了“文化”。西方人进食用刀叉，而中国人进食则用筷子；夏威夷民间盛行草裙舞，而维也纳则把宫廷华尔兹作为上流社会的交际方式；藏族人习惯用哈达表示尊敬与祝福，而法国人则以贴面礼表达亲近与喜爱；尼泊尔人用点头表示反对，用摇头表示同意……这些都是不同文明形态、不同习俗使然，往往造成文明的冲突。而“文化”则不然，它是文明的结晶，是经过人类长期探索和反复过滤而成的精华，如中华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闽台文化、吴越文化、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著.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 [M]. 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64 页

^② 费孝通著.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年，第 279 页

^③ 费孝通著.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年，第 49 页

古巴比伦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埃及文化、犹太文化、希腊文化等等。“文化”即“以文字化成天下”，所以，识字被当作有文化，比“讲文明”要难得多，也就是说“文化”更抽象，更能浓缩人生的智慧和大千世界的精华。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从表面看，这个定义从“人类”的大视角出发，颇像“文明”的人类学定义，这一定义与埃利亚斯的文明观正好背道而驰：把文明界定成了文化的成果。

文化学的学科视野广阔，包罗万象，它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物质和精神现象，比如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信息传播、交往互动等等，文明是文化研究的成果荟萃。如果在文化学视角中考察“文明”，就不难看出“文明”的社会性和包容性。“文明”是人类对各种文化进行加工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熔铸再造之后的产物。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从生态学角度考察“文明”的生成：生态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也就是说当自在自为的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发生关系、进入人类的视野，文明才得以产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文明”与“文化”一样具有社会性，这是“文明”的文化学涵义成立的前提条件。综上所述，得出文明的文化学定义：文明是社会文化得以生成的基础；是社会公众心理的文化表征；是人类各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综合反映；是不同亚文化群体沟通交流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和综合实力的体现。按照现存形态，“文明”可以被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

（三）“生态”与“文明”的内涵演变

古希腊语中“生态”一词的意思是“房屋、家庭”。古代生态观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周围环境才被视为“生态环境”。人类的“房屋、家庭”是人的生存场所和繁衍地点，它把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非生物区隔开来，人类在房屋及家庭的保护下获得其他物种不具备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征服方面。人类从自然界获得比其他物种多得多的资源和能源，从而带动了人类的繁衍，在短时间内拥有了优于其他物种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因此，“生态”的原初意义仅限于人的生存状态。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生态”内涵在西方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中亚的沙漠化加速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欧洲文艺复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